

羅志歡 著

嶺南歷史文獻

廣東人民出版社



羅志歡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嶺南歷史文獻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历史文献 / 罗志欢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12

(岭南文库)

ISBN 7-218-05198-7

I. 岭... II. 罗... III. 历史—文献—研究—广东省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1942 号

责任编辑	赵殿红
封面设计	智 达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75
插 页	1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5198-7/K · 1026
定 价	4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刘斯奋	李兰芳
陈越平	杨资元	杨应彬	林 若	钟阳胜
黄华华	黄 浩	萧如川	蔡东士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朱小丹

主 编：林 雄 岑 桑（执行）

副 主 编：曾宪志 陈海烈（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恩才	卢子辉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朱仲南	李权时	李达强
李锦全	岑 桑	辛朝毅	张 磊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林 雄
金炳亮	赵殿红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梁渭雄	黄尚立
曾牧野	曾宪志	曾昭璇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

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350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序 一

张荣芳

暨南大学图书馆罗志欢先生要我为他所著《岭南历史文献》写序，因为我对研究岭南文化有兴趣，翻阅其书之后，觉得是一本用功甚勤，对研究岭南文化的读者有很大参考价值的著作，故乐于向读者推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讨论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与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文化遗产不分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全盘继承，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相反，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为我们所不取。我们应该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和评估，区别其精华和糟粕，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为建设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所用。然而，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

族统一的大国。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必然会深入到研究各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因而出现了研究地域文化的热潮，各地绚丽多彩的文化，构成了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的“文化热”、“地域文化热”的到来，广东也出现了研究岭南文化的热潮。据我们所知，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设立专项基金，编辑出版《岭南文库》大型综合性地域文化丛书，出版了一批富原创性，文化含量高的学术著作，该《丛书》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岭南文丛》，包括《岭南文化通志》、《岭南文化研究论著》和《岭南文化历史文献选辑》三大系列学术丛书。广东高教厅组织广东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单位，共同编辑《岭南丛书》，“《岭南丛书》者，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也。”《丛书》收集岭南学者、作家之著述，及其他有关岭南之文献，包括文、史、哲、地、经、法诸类。以上书系，对岭南文化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研究岭南历史与文化，必须依靠岭南文献。岭南文献属于地方文献。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教授对地方文献范围有科学的界定，即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岭南历史文献》就涵盖了岭南地方史料、岭南人物与著述、岭南出版物三部分的内容。岭南文献记录了岭南人民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状况及其历史

发展过程。其中蕴藏着岭南人民生产实践的总结和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光辉思想、哲学学说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歌颂与鞭挞。这是岭南人民及历代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因此，我们要研究岭南，认识岭南，掌握岭南历史发展的规律，探寻岭南历史的未来走向，就必须依靠岭南文献。但迄今没有一本概述岭南文献的书，本书弥补了这个缺陷，全面、系统地叙述了岭南文献源流、岭南文献刻印、岭南文献聚散、岭南文献整理、岭南文献传播，还附录了《岭南书目知见综录》、《岭南学者未刻书稿简目》、《岭南文献国外传播简目》等。对岭南文献的概貌及其发展规律，作了很好的总结。因此，本书既是研究岭南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之作，又为学者深入研究岭南文化提供了目录索引。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罗志欢先生现为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开设《文史文献检索与专题文献综述》课程。学术专长为文献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他对历史文献有着浓厚的兴趣，从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角度研究学术史和地方历史文献。他独立或合作完成多项历史文献整理项目，发表论文40余篇，是对历史文献学造诣颇深、研究成果卓著的一位青年学者。《岭南历史文献》的出版，是他对岭南文化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此谨致祝贺。是为序。

2004年11月8日
于中山大学

序二：汉文四科说

——为《岭南历史文献》作

毛庆耆

春秋末期，孔子授徒讲学，已分别门类。据《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与之大体相对应的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各科又分别列举出突出弟子共十人。^{〔2〕}然而，其时尚矣，其事远矣！随着社会生活演进，自然科学发达，行业分工细致，当今的学校教育，已由文史哲经、理工林医等大门类衍生出千百学科，以供青年学子选读，以为社会造就专门人才。即以汉文一端而言，窃以为宜立文章、文学、文献、语言四科，以使专家研究，以诱学生攻读。

汉文者何？汉文是中国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文与汉语是相对概念。如果说汉语主要诉之于耳，汉文则主要诉之于目。故能说汉语而不识汉字的，谓之文盲。汉文也是中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亦称中文。在海外华侨、华裔间使用，通称华文。汉文虽称中文，但在中国境内，中华各民族使用的书面语不仅仅有汉文，还有蒙、藏、朝、维吾尔、哈萨克

文等书面语。由于汉文是中国历代沿用、现代规定的通用书面语，故亦称中文，或称国文。而究其本原乃汉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准确的称谓当是汉文。如今国内高校中文系标明“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很恰当的，以便与蒙语、藏语、朝语等专业相区别。

汉文是汉民族的也是中国通行的书面语言，却不仅仅以字、词、句散在的形式存在，也不仅仅以字典和辞典形式存在。汉文自古至今，更主要的是以思想感情有机载体的篇章、卷、部的形式存在。每日每时汉文载体都不断出现，不断产生，人的思想感情所到达之处，就是新生汉文孳乳繁衍的地方。汉文与日俱增，也随时淘汰。在中国有文字以来，历三千余年，累积和保存的汉文篇什、卷帙，汗牛充栋，数量繁富，弥足珍贵。这是中国人可引为自豪的巨大精神财富。所谓汉文宜立四科，乃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这一精神领域的遗产和现状进行研究。

在汉文领域宜立文章、文学、文献、语言四科，其理由是自古已然，如今或缺。诚然，这四科之名称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产物，而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却是古已有之的。可以这样说，自汉文存在、累积之日起，从文章、文学、文献、语言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就已开始。如果说，先秦诸子言论已显示这四方面研究之滥觞，那么，刘向父子《七略》之于文献，卫宏《毛诗序》、王逸《楚辞章句》之于文学，郭璞注《尔雅》、许慎《说文解字》之于语言，王充《论衡》、魏文《典论》之于文章，则已是各司其职的专

门著作。然而，汉文研究之独立设科，毕竟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初年近代教育发展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中国汉文的近代设科研究初见于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903年定大学堂为八科，其中文学科大学内设中国文学门。这是汉文第一个独立设科的门类，谓之中国文学。换言之，汉文作为独立讲授和研究对象，最早是从文学门类开始。一百年来，中国高等学校汉文或中文专业，总有文学门类的研究和讲授，导源于1903年。从名称上看，虽然汉文设科始于文学门类，然而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这时的所谓文学，实际是文章。这从1910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内容便一目了然。林著的所谓文学，不仅不含小说戏曲，连诗辞歌赋也不在其内，所讲授的全是文章。可见汉文设科最初是立文学之名而讲文章之实。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改变，终于初步懂得文学与文章的区别；两者都是汉文，黑字写在白纸上，但厥分两类，性质不同，不能混淆。实际上，这个问题至今仍然解决得不好。^[3]

20世纪以前，面对汉文这一累积的精神文化遗产，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去分类，却没有从文章与文学分为两大类。这并不是说没有文章和文学这两个词。自近代西方小说戏剧的引入和对“诗界革命”的重视，特别是西方 literature 一词输入，先进的人们开始懂得汉文中被称作文学的一部分与文章大有区别。同是字、词、句结撰而成一篇篇汉文，一部部传世之作，同是黑字写在白纸上，缘何有的是文章，有的是

文学？1903年京师大学堂文学设科的时候，文学与文章是分不清的，是以文学之名行文章之实的。但那时毕竟确立了文学门类，一百年来文学门类确立不动摇的过程，就是对文学性质深入认识的过程，划分文学与文章区别的过程。这个问题在中国经历一个世纪，认识上有极大进步，却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汉文的语言学研究固然为时很早，但专门设科培育人才，却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比文学设科晚了半个世纪。汉语设科主要体现于各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确立，至少是汉语和文学并列，各有专攻。到20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有条件的中文系，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文学专门化和汉语专门化两个专业方向，为国家培育专门人才。大多数学校至今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方向。高校语言专门化专业不多，是因为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有限。另一方面，许多高校中文系，争相开展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以培养为数不多的高级人才。

语言学设科是对汉文的研究，却又不限于此。文学、文章、文献三种研究都是针对汉文而言的，汉文之外无文章、文学、文献的研究。文学研究虽涉及口头文学，亦以汉文的书面记录为依凭。语言学除了针对书面的汉文之外，还针对存活于人们交际中的口头上的汉语。所以汉文宜立四科，文章、文学、文献都以汉文为研究对象，而语言一科既研究汉文，又研究汉语。

在中国，文献整理和研究通常指汉文的整理和研究，离

开汉文，则无文献可言（少数民族除外）。然而针对汉文文献设立专科，也和语言设科一样，是近 50 多年来的事情。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北京大学中文系除设文学专门化、语言专门化之外，还增设文献专门化，三个专业并存至今。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对文献的整体研究，至于经、史、子、集的分类，哲学、历史、文章、文学、政治、经济、科技、医药的分门，都是文献子部门研究而非整体研究。鉴于文献专业化初创时科学性很强，非总揽全局之学力，则难担此任，故当年北京大学由魏建功先生主持这一专业学科的建设。

文献整理几乎与汉文与生俱来。换言之，有汉文存在之日，即文献整理之时。汉文存在于文献典籍，而典籍存在于整理研究过程。汉文文献都是经过整理的，未有不经过整理的典籍。后人面对的，都是经前人整理过的汉文。所以，现存的汉文文献相对于当时产生的汉文来说，是残缺不全的，都是经过历史淘汰而遗留下来的。《诗经》经过孔子删定，《楚辞》由王逸集注，李太白、杜少陵的诗集都由后人蒐集整理，遗失不知几许。后人所谓全集、全编、大全、大成，只是残存汉文文献的圆满辑录，相对于汉文原生态而言都是残存的。因为文献不可重复性的特点，后人只能在残留文献中追求圆满和完善。历来抱残守缺、皓首穷经之士，以毕生心血守护着历史长河中弥足珍贵的汉文，为汉文流传作出默默无闻的贡献。汉文文献整理研究，是汉文一切研究的基础。中国学术历来包括训诂传注、选录编纂、评点鉴裁，在

相当程度上是在汉文文献整理过程中发展的。对地域文化之研究，亦需以文献为先。虽然岭南汉文文献的产生，较中原为晚，但明清两代岭南汉文文献堪与中原比肩，近代文献价值更后来居上。本书《岭南历史文献》理清一地文献产生、流传、存佚之来龙去脉，独具文献研究之学术价值。由于近代哲学社会学科分工细致，文、史、哲、经各有专攻，过去集中于汉文文献学科整理研究的对象逐渐分散，汉文文献学科如同汉文语言学科一样，在高等院校本科单独设立专业的只有少数几所，因为文献整理研究的专门人才的需求毕竟是少量的，而不是大量的。通过研究生教育培育数量不多的高层次人才，是目前许多高校文科正承担的事关百年大计的重任。

在汉文领域所宜设立的四科，说来遗憾，唯有文章学科未立专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百多年的高等教育唯有文章学人才培养长付阙如。这个问题值得百年后的今人重新思考。中国是诗的王国，也是文章大国。中国文章历史悠久，篇什精美，数量繁富，浩如烟海，仅就集部而言，不论别集和总集，无非诗与文章之结集。照理说，这份遗产应该得到发扬。如此丰富浩瀚的文章遗产，近百年来却无专科传授研习，难道不是怪事吗？诚然，中学教育有语文课和作文课，大学中文系在“中国文学史”名义下讲授“散文”和散文专题研究，还有各高校的写作和应用写作之类，难道这些就能算是对中国文章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吗？考究其原因，在于“文章”一词在文科学术和大学教育的缺失。这里

所说“文章”一词不是常见词语，而是作为学科名称，既不见于文科学术研究，也不见于大学课堂传习。有鉴如此，当务之急是社会科学学院增设汉文文章学研究所（室），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增设汉语文章学系或文章专门化方向。

考诸古代中国，文和文章是极受重视的。仅明清两代（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叶）凡500余年，选拔人才必须经过文章这一关。人才的文章修养应是极高的。对诗也很重视。但是，像今天囊括诗歌、小说、戏剧的文学和文学观念，则未之见。以《四库全书》为证，只有诗的书目，却无讲史、话本、戏剧的书目，以为不入大雅之堂。至于小说家言，或入子部，或入杂史、别史、载记之属，皆列子史之目。近代译者以文学承接西方 literature，当时耆宿硕儒不知所措，以“著于竹帛”者解释文学，实际上是文学的新概念内涵文章，用文学的时髦帽子扣在过时的历来文章头上。如前所述，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便是一例。从此文学一词显而不明，文章一词隐而不灭。文学学科显耀而内含文章，性质不明确；文章学科隐而不彰，却以“散文”时隐时现。所以，纵观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编写过程，文学观念逐渐明朗清晰的过程，就是将文章从文学内涵中排除而始终无法排除的过程。中国大宗文章仅仅以“散文”或“文”的名义，排于诗歌、小说、戏剧之后，在文学概念下聊以存身。文章之学久已不讲，影响所及则是文章之业黯然无色，读书人不会写文章、写不好文章者并非少数。当今之计是重视汉文文章研究，设立文章学科专业，以挽回百年来的损失。若

如此，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4]

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晚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的问世，浩瀚的古代汉文已尽收其中。即使毕个人一生精力恐难终其阅览。现当代汉文成果与日俱增，更是不计其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而绵延不绝的汉文和汉文遗产，在世界各国应是罕见的，宜乎设立文章、文学、文献、语言四科作专门深入研究。诚然，汉文内容可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法学、医学等诸多方面研究，但汉文作为一种书面表述形式，作为一种思想感情的载体，作为一种独立物存在，理应从上述四科进行研究。汉文文章研究是古代早有传统的，主要探索文章写得好与不好的规律。近代文学概念传入，用以研究汉文的诗歌、小说、戏剧，主要探索文学作品创作好与不好的规律。文章与文学，都是古代文献，都用语言写成，但写作的目的、功效、方式、技巧却大不相同，性各有别。而且文章在汉文中是大宗，文学是小宗，不应将文章从属于文学而淹没在文学的概念之中，而应设立文章专科。汉文的文章研究是谓文章学，文学研究是谓文艺学，^[5]文献研究是谓文献学或古典文献学，语言研究是谓语言学。如此则汉文研究备矣。惜乎百余年来，独少汉文文章学专科，应是补阙求善之时矣。

《岭南历史文献》属汉文文献研究范畴。著者罗君志欢，粤北新丰人氏，与我同校同专业，相交凡二十年。其为人也平和谦逊，为学则勤勉笃实。即将面世之著述，就岭南文献之源流、刻印、聚散、整理、传播，从纵横两方面对岭南文